

第一百三十章 他其實一直都在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簾一散，寒光四射，有如太後那一雙深不見底的眼。盯著舒蕪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舒大學士，妄言旨意，乃是欺君大罪！”

舒蕪麵色微變，沉默少許後，恭謹行禮應道：“我大慶今日無君，何來欺君？”麵對著太後，這位大學士竟是寸步不讓！

太後伸出那隻蒼老的手，緩緩拔開珠簾，從簾後走了出來，站在龍椅之旁，太子趕緊扶住了老人家。

“陛下於大東山賓天，乃監察院提司範閑與東夷城勾結暗害，事出突然，哪有什麼遺詔之說？”太後盯著舒蕪的眼睛，平靜異常說道：“若有遺詔，現在何處？”

舒蕪心頭微涼，知道太後這句話是要把自己往與範閑牽連的那麵推了，歎息一聲應道：“遺詔如今便在澹泊公的手中。”

此言一出，朝堂之上頓時一片嘩然，今日太子登基典禮之初，已經點明了範閑的罪行，直接將範閑打到了無盡深淵之中，眾臣哪裏想到，舒大學士竟會忽然搬出所謂遺詔，而那封遺詔...竟是在小範大人的手裏。

太後咳了兩聲，看著舒蕪，說道：“是嗎？範閑乃罪大惡極的欽犯，朝廷暗中緝他數日，都不知他回了京都，舒大學士倒是清楚的狠。大學士為何知道遺詔之事？”

舒蕪一拜及地，沉痛說道：“陛下於大東山遇刺，舉天同悲，然則事不過半月。軍方州郡便言之確確，乃澹泊公所為。老臣深知泊公為人，斷不敢行此發指惡行。至於遺詔一事，確實屬實，老臣親眼見過。”

太子的手有些冰涼。內心深處更是一片寒冷。他從來沒有想到。在大東山地事情爆發之前。父皇竟然還會留下遺詔來！遺詔上麵寫的什麼內容。不用腦子想也清楚。太子忽然感覺到了一絲悲涼的感覺。看來父皇對自己真是恨之入骨了。

他在太後的身旁沉默著。心頭泛起一絲苦笑。知道祖母今日的精神已經疲乏到了極點。不然絕不至於做出如此失策地應對。身為地位尊崇地皇太後。何至於需要和一位老臣在這些細節上糾纏？隻是話頭已開。他若想順利地坐上龍椅。則必須把這忽然出現地遺詔一事打下去！

“範閑與四顧劍勾結，行此大惡。”

太子望著底下諸臣，緩緩說道：“那範閑平素裏便慣能塗脂抹粉。欺世盜名。舒大學士莫要受了此等奸人蒙騙，若父皇真有遺詔。本宮這個做兒子地。當然千想萬念，盼能再睹父皇筆跡...”

言語至極。太子已然微有悲聲。底下諸臣進言勸慰。他趁機穩定了一下情緒。

這句話地意思很清楚，遺詔這種東西是可以偽造地。你舒蕪身為門下中書宰執之流。怎麼可以暗中與範閑這個欽犯私相往來？。

太子看著舒蕪。皺眉說道：“本宮向來深敬老學士為人。但今日所聞所見。實在令本宮失望。竟然暗中包庇朝廷欽犯。想父皇當年對老學士何等器重。今日學士竟是糊塗惡毒如斯。不知日後有何顏麵去見我那父皇！”

太子地眼神漸漸寒冷起來，一股極少出現在他身上地強橫氣息，開始隨著他口中地詞語。感染了殿中所有地臣子。

“大學士舒蕪。勾結朝廷欽犯。假托先皇旨意。來人啊...將他逐出殿去。念其年高。押入獄中。以待後審！”

此言一出，滿殿俱嘩。諸位慶國大臣心知肚明，在涉及皇權地爭奪上。從來沒有什麼溫柔可言。尤其是舒大學士今日異常強橫地搬出所謂遺詔來。太子必然會選擇最鐵血地手段壓製下去。

隻是眾人一時間沒有習慣。溫和地太子，會在一瞬間內展現出與那位新逝陛下...如此相近的霸氣！

在這一刻。所有人的心裏都像有一方木魚兒被一根木輕輕擊打了下。發出了咯噔一聲。

因為舒蕪地悲鬱發喊，太子登基的過程被強行打斷，所有地大臣們已經站地起來，身上黑色或白色地素服廣袖無力飄蕩。眾人目瞪口呆。張嘴無語，袖上波紋輕揚。

空曠的太極殿內，所有大臣鴉雀無聲，看著那幾名太監扶住了舒大學士地雙臂，同時餘光瞥見太極殿外。影影綽綽地有很多人在行走應該是宮中地侍衛。那些帶著短直刀地侍衛所有的大臣們知道，今日弄個不好，隻怕便是個血濺大殿地森嚴收場！

...

舒蕪苦笑了一聲。沒有做絲毫掙紮，任由身旁地太監縛住了自己地胳膊，該自己做地事情已經做了，如果此時殿中諸位大臣，懾於太後之威，太子之位，長公主之勢。依舊沉默不語，那麼即便自己拿出來遺詔來又如何？

太後說遺詔是假地。誰又敢說遺詔是真地？

他搖了搖頭，用有些老花地眼睛看了太後一眼，靜靜地看了太後一眼，心裏歎息著，範圍為什麼堅持不肯以遺詔聯絡諸臣？如果昨夜便在諸臣府中縱橫聯絡，有陛下遺詔護身，這些文臣們地膽子總會大些。何至於像今日這般。令自己陷入孤獨之中。

那封慶帝親筆書寫地遺詔。當然沒有被太後扔入黃銅盆中燒掉，燒掉的隻是信封裏的一張白紙。燒掉地隻是舒大學士對太後最後殘存地那點期望。

太監們半攙半押地扶著舒蕪往殿外去，殿外一身殺氣地侍衛們正等著。

太子微微鬆了一口氣，這些性情倔強地文臣，終究還是懾服於皇室之威，不敢太過放肆。太後地心裏也稍覺平靜，希望趕緊把舒蕪這個不識時務地老頭兒拖下去，讓太子登基地儀式結束。

舒蕪被狼狽地拖走。一麵被拖，這位老人一麵在心裏想著，自己地聲名在此，不見得會立死，但當太子真正地坐穩龍椅之後。迎接自己的會是一杯毒酒還是一方白綾？

便在此時。有很多人聽到了隱隱地一聲歎息。

歎息聲出自文官班列首位的那日。門下中書首席大學士。慶國新文運動地發端者。在朝中擁有極高清譽地...胡大學士。

胡大學士看著舒蕪。苦笑著搖了搖頭。然後出列。跪下。叩首。抬首。張嘴。

“臣請太子殿下收回旨意。”

群臣大嘩。

太後麵色微變。藏於袖中地手微微發抖。她沒有料到，胡大學士居然會在此

出來，就算他與舒蕪私交再好。可當此國祚傳遞神大學士...

胡大學士低著頭。頷下三寸清須無比寧靜。說道：“陛下既有遺詔，臣敢請太後旨意。當殿宣布陛下旨意。”

不待太後與太子發話。胡大學士低頭再道：“東山之事。疑點重重。若泊公已然歸京，則應傳其入宮。當麵呈上所請遺詔。謀逆一事。當三司會審。豈可以軍方情報草率定奪？陛下生死乃天下大事。直至今日。未見龍體。未聞虎衛回報。監察院一片混亂...”

這位慶國文官首領地話語越來越快。竟是連太後冷聲駁斥也沒有阻止他地說話。

“臣以為當務之急是知曉東山真相。而能知曉東山真相地...便隻有泊公一人。”

“遺詔是真是假。總須看。”

“澹泊公是否該千刀萬剮，則須擒住再論。”

“故臣以為，捉拿澹泊公歸案。方是首要之事。懇請太後明裁。”

...

殿上沉默許久。太後才鐵青著臉。看著胡大學士連道三聲：“好！好！好！...好你個殺胡！”

殺胡乃是慶國皇帝陛下當年給這位胡大學士取地匪號。賞其剛正清明之心。今日殿上情勢凶險。這位胡大學士於長久沉默之後，忽發鏗鏘之音。竟是當著太後與太子地麵。寸步不讓。字字句句直刺隱情！

太後地眼睛緩緩眯了起來。寒光漸彌。然而太子地麵色卻依然如往常一般平靜。眼睛往下方掃了掃。

太子在朝中自然有自己的親信。雖然因為長公主地手段，那些大臣們常年在太子與二皇子之間搖擺。可在今天這種時刻。依然是奮勇地站了出來。吏部尚書顏行書望著胡大學士冷然說道：“先前太後娘娘已下旨剝了範閑爵位，下令抄了範家，大學士依然稱其為澹泊公未免有些不合適。範閑乃謀逆大罪，二位大學士。今日念念不忘為其辯駁。不知這背後可有甚不可告人地秘密。”

舒蕪此時在門口，吃驚而欣慰地看著跪在龍椅下地胡大學士。

胡大學士看也沒有看尚書大人一眼，輕蔑說道：“臣乃慶國之臣。陛下之臣，臣乃門下中書首領學士。奉旨處理國事。陛下若有遺詔，臣便要看，有何不可告人？”

此時龍椅下方那一排三位皇子地心情各自複雜。二皇子在心頭嘲諷著祖母與太子殿下，心想事關椅子，你們非得要走光明正大的道路，難怪會惹出這麼多麻煩。大皇子卻是一臉沉默中。暗中盤算著二位大學士所說地遺詔，究竟是真是假。

隻有年紀最小的三皇子，微微低頭。感受著小腿處傳來地硬硬感覺，心頭有些發寒。心想呆會兒若真地一大幫子侍衛衝了進來...自己該怎麼做？當然不有任由太子哥哥把這些老大臣都殺光了！

高立於龍椅之旁地太子，冷冷地看著下方跪著地胡大學士，心情十分複雜，心想姑母地判斷果然沒錯，慶國兩隻臂膀裏。除了軍方那一隻，文臣這一隻從來都有自己地大腦。這大腦是皇帝陛下允許他們有地。而此時。這大腦卻開始對太子地登基道路帶來無限麻煩。

“兩位大學士都站出來了...”太子在心中淡淡自嘲想著。然後冷漠開口說道：“身為臣子，卻偽稱遺詔。胡大學士，你也自去反省一下。”

話語一落，另有太監侍衛上前，扶住了胡大學士地兩邊。一瞬間，太極殿內頓時充斥著一種惶恐地氣氛。門下中書兩位大學士反對太子登基！兩位大學士都要被索拿入獄！

慶國曆史上一次出現這種局面是什麼時候？沒有大臣能夠想地起來。他們隻知道。這二位大學士乃是文官地首領，如果太子無法從明麵上收服他們。而隻能用這種暴力地手段壓製下去，那麼終究會出現許多問題。

朝堂之心地問題。

而這個問題，就在胡大學士被押往太極殿外路上，馬上就展現了出來。當胡大學士與舒大學士在殿門處對視無言一笑之時，太極殿內肅立許久地文官們，竟是嘩啦啦跪倒了一大片！

黑壓壓地一大片！

...

“請太後三思，請太子殿下三思。”

足足有一半地文官在這一瞬間跪了下來，齊聲高喊！這已經不僅僅是在二位大學士求情，這已經是對龍椅上那對祖孫示威，是在告訴李家地人們，在慶國地朝廷裏，不怕死地，不僅僅是二位大學士，還有許多人。

屬於長公主方麵地文官，還有那一列一直沉默無比地軍方將領們，看著這一幕，不禁動容異常。他們不明白這些跪在地上地文官們究竟是怎樣想地，他們究竟想要什麼？難道還真準備為範閑脫罪，難道真要阻止太子地登基？他們除了那張嘴，那個名之外，還有什麼實力？

看著腳下黑壓壓的那一群大臣，太後覺得自己地頭中一陣昏眩，有些站不穩。太子地臉色也終於再難保持平靜，變得陰鬱起來，他沒有想到，一封根本沒有出現在眾人麵前的遺詔，竟然會給今天地登基禮典帶來如此大地禍害！

這世上真有不死地人嗎？應該沒有，如果文官都是如此光明磊落，不懼生死地錚錚之臣，那慶國還需要監察院做什麼？

在這一瞬間，太子地神思有些恍惚，他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反對自己，平時裏根本察覺不到，眼下跪著地這些官員基本上都是中立派係...難道是範閑給他們施了什麼巫術？

全殺了？

不殺怎麼辦？

太子眉宇間一陣鬱積的疼痛開始傳遍腦顱，在心裏壓抑想著，範閑範閑，看來還是低估了你在京都的能量。

然而此時，已經坐回椅上地太後，唇縫裏壓低聲音狠狠咒罵出來地一個人名字，才提醒了太子，這一幕群臣下跪進諫地場景，根本不是範閑所能發動。

太子這才想到，包括姑母在內，似乎所有人都已經隱隱遺忘了一個人。那個與姑母糾纏十餘年，被陛下逼出京都，隱居梧州數年，而當年則權傾朝野、門生無數的慶國末代宰相林若甫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